

金匱腎氣丸隱藏的治腎法則

張向偉 柳紅芳 胡濟源 劉怡秀 李娜 安至超

【摘要】 金匱腎氣丸組方隱藏着仲景的幾大治腎原則,而被世人所忽視。腎虛的早期腎氣虛、腎陰虛、腎陽虛多單見,後期腎氣、腎陰、腎陽均化源不足,虧虛多合併出現,背後隱藏的病機是腎精不足。腎氣丸即是通过填補腎精以治本,重用地黃八兩體現了峻補腎精法,臣以濕精的山藥、山茱萸體現了濕補精氣法,佐以茯苓、澤瀉、牡丹皮利濕活血體現了通補精氣法,選用牡丹皮既可活血又清浮游相火體現了清補法,大劑量厚潤之品配以少量溫燥之品體現了辛潤補腎法。金匱腎氣丸的治腎思路與四逆湯等溫腎的附子劑有着本質的區別,明晰了附子、肉桂辛燥之品不能作為補腎方藥長期使用的機理所在。

【關鍵詞】 金匱腎氣丸; 腎精; 腎氣; 治腎法則; 熟地黃

【中圖分類號】 R249 **【文獻標識碼】** A doi:10.3969/j.issn.1674-1749.2017.09.028

金匱腎氣丸原文論治共四條,一消渴,二微飲,三轉胞,四脚氣,病機均為腎氣虧虛,水液代謝失常所致。腎氣丸有熟地黃八兩,山茱萸、山藥四兩,茯苓、澤瀉、牡丹皮三兩,桂枝、附子各一兩,方中補腎精藥物要遠大於溫陽藥物,如果說腎氣丸為補腎陽方就有其牽強。腎氣虧虛為何還要大劑量味厚質重之熟地黃?山藥、山茱萸有何特別之意?腎虛者為何要用茯苓、澤瀉利濕之品?為何眾多活血藥中偏偏要選擇牡丹皮?桂枝、附子不能用來長期補腎的原理何在?一花一世界,一藥一心法,腎氣丸隱藏着先聖的治腎大法,明晰其中之理頗有裨益,正如張仲景《傷寒論·原序》所言“若能尋余所集,思過半矣”。

1 峻補腎精法

1.1 腎精、腎氣、腎陰、腎陽的關係新解

腎的主要生理功能就是主精,包括精的貯藏、輸布、轉化、利用、排泄等過程。《素問·上古天真論》:“腎者主水,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”,所以腎精為一身精氣之倉庫。腎氣、腎陰、腎陽均是腎精的功能變化,腎精是化生腎氣、腎陰、腎陽的物質基礎^[1]。腎氣具有氣化、固攝精氣功能,腎陰具有涼潤、靜謐功能,腎陽具有溫煦、推動氣化功能,三者同源而異名,相互依存制約,可分而不可離^[2]。腎虛的臨床表現

早期多見腎氣虛,逐漸發展到腎陰虛、腎陽虛,但三者背後均隱藏的病機是腎精虛。早期腎精虛損程度較輕,腎氣、腎陰、腎陽虛多單獨出現,後期腎精虛逐漸加重,腎氣、腎陰、腎陽虛多合併出現。

1.2 補腎需填精,熟地黃為最佳之選

腎虛者的治療大法,《難經》提出“損其腎者,益其精”,故對於腎虛病人,不管是腎氣、腎陽虛,還是腎陰虛,最後都要歸結到腎精虛。《素問·奇病論》“形不足者,溫之以氣,精不足者,補之以味”,提出補腎精原則:厚味滋膩沉重之品填補腎精,即治下焦如燄之理。方中君藥重用山藥八兩,數倍於他藥,實乃峻補腎精之法。地黃味厚質重色黑,《神農本草經》謂其主傷中,填骨髓,補五臟內傷不足,和黑豆九蒸久曬變成熟地黃後性溫而具有水火之用,兼具陰陽之性,為填補腎精第一要藥,臨床應用更加廣泛。正如陳士鐸所說:“然補腎之藥……舍熟地又用何藥?況山茱萸、牛膝不可以為君,而杜仲又過於溫,可補腎火之衰,而不可補腎水之乏,此熟地之必宜用也”。^[3]應用劑量上仲景予重劑八兩以達到峻補腎精的目的,為後世醫家開示了使用熟地黃的不傳之秘。《景岳全書·傳忠錄·論治篇治》“夫用多之道何在?在乎必賴其力,而料無害者,即放膽用之。性緩者可用數兩。”^[4]然當今醫家運用熟地黃多認為其滋膩碍胃,多用 15~30 g 以補腎陰,然腎精虧虛者非峻補無以充之,以 30 g 起,漸漸加至 60 g、90 g,其陰性緩,非多用久用難以奏效^[5]。若脾虛明顯者佐以蒼朮、陳皮、生麥芽等運脾之品,其他補腎填精之品如巴戟天、菟絲子、覆盆子、紫河車等均可辨證選用。

2 濕補腎氣法

腎氣丸方中用山藥四兩、山茱萸四兩,現行方劑多認為山藥平補肺脾腎之陰,山茱萸補肝腎,為臣藥來增加地黃補

基金項目:北京市科委重大計劃(SCW 201305)

作者單位:100029 北京中醫藥大學[張向偉(博士研究生)、劉怡秀(本科生)、安至超];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腎病內分泌科(柳紅芳、李娜);安徽中醫藥大學[胡濟源(本科生)]

作者簡介:張向偉(1987-),2014 級在讀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中醫治療腎病內分泌疾病。E-mail:zxw1881046@126.com

通信作者:柳紅芳(1968-),女,博士,主任醫師,博士研究生導師。研究方向:腎病內分泌疾病的中西醫治療。E-mail:lhdoctor@126.com。

肾力度。然健脾之药众多为何独选山药?补肝肾之品更广,为何独选山茱萸?二者与其他健脾补肝肾药物有什么独特之处呢?肾藏精而不泻,肾精亏损,固藏必定失常,然需知补肾精贵在积,如只补不固乃是空补,纯补肾不加固涩,则精恢复不易^{[6]352}。张景岳云“精脱于下者,宜固其肾……当固不固则沧海亦将竭”,叶天士亦曰“非涩无以固精”。山药平补三脏同时可敛涩精气,山茱萸补肝肾同时可收敛脾胃精气,补中有涩惟此二味为最佳。以涩为补是仲景治疗肾虚又一法则,而非仅仅针对于狭义的遗精、滑精之证,凡肾虚之证治疗时均当兼用固肾涩精之品。临床上除山药、山茱萸二药外还可加用金樱子、炒芡实、桑螵蛸、覆盆子等固精涩气之品。

3 通补肾气法

肾精本虚,仲景为何在峻补肾精同时使用茯苓、泽泻,会不会耗损阴精?用药之机,常需开合相济,补肾之法,更需通涩互施,故叶天士“非通无以导涩,非涩无以固精”,张景岳以此法减利水湿之茯苓、泽泻,加入纯补之品而化裁出左归丸、右归丸,此处即是景岳误解了仲景立法的巧妙之处。正气亏虚之处,更是邪气易于趋往之所,肾气亏虚水液失于气化而成湿浊,湿浊阻滞肾络影响气血流通,肾精更难恢复。邪气去则正易复,故仲景在补精涩精同时佐以通泄之药,此即为通补之法,通药不仅能防补药呆滞,更能增强补药的疗效。所以医家唐宗海曰:“利水则阴益畅,尤妙茯苓、泽泻,虽非生水之正药,而实滋水之要药。”故肾病无纯虚、纯实,治当根据标本缓急来确定补虚、泻实的比例,通补才能不呆补,才能事半功倍。

4 清补肾气法

肾为坎水,两阴夹一阳,中藏有相火,当以潜藏凝降为贵^{[6]229}。肾水之中藏有命门相火,肾精充足则命门之火可固摄潜藏,以少火化生生之气,若肾虚不能固摄则龙雷之火易随三焦上越^[7],故易妄动之相火当防之、清之。考牡丹皮苦寒、辛散,不仅可活血通脉,更能上清浮越之相火,《本草纲目》言:“盖伏火即阴火也,阴火即相火也。古方惟以此治相火,故仲景肾气丸用之。后人乃专以黄柏治相火,不知牡丹之功更胜也。”牡丹皮同时具有化瘀通痹与清泄相火作用,这也是仲景为何众多活血通脉药要选择牡丹皮的原因。泽泻苦寒泄下,可引相火下行,共同佐制性温之山茱萸、肉桂、附子等辛热之品,调和寒热。肾精亏虚则精虚者未必有热象,而阴虚必多兼火动,有热者可清之,无热者可防之。

5 润补精气法

人有刚柔之别,药有润燥之分^[8],治肾之品宜辛润,而不可过用辛燥。《脏气法时论》“肾苦燥,急食辛以润之,开腠理,致津液,通气也”,辛燥者如附子、肉桂、淫羊藿、仙茅等,辛润者如巴戟天、菟丝子、补骨脂等。《严氏济生方》“前贤之书,有单服附子之戒者,正虑其肾恶燥也。即欲用一刚

剂,专而易效,须当用一柔剂,以制其刚,庶几刚柔相济”^[9]。

肾气丸中以大剂温润之品,结合小剂量的辛燥附子、肉桂,整体仍以柔润之品为主,用的是辛润之法。这与现代盲目大剂姜附治疗肾阳虚的火神派之风气有着本质区别,补肾有辛润与辛燥的不同^{[6]227},这就需要分清标本缓急。岳美中提到“在急迫救逆的情况下非仲景四逆辈莫济,是接火续焰,可以暂而不可久,所谓刚剂回阳之法也;在慢性肾阳衰微的情况下,施以温养,是填油壮焰,则须假以时日,是柔剂养阳法也”。即使是善用扶阳的彭子益也在其论著中提到附子“除纯寒之证,不能不用附子”“如水寒不大而多用附子,附子下咽,能将肾中阳气拨动而起,使水气从此不包藏火气,为祸不小。”^[10]厚味温润之熟地黄、山茱萸等峻补肾中精血,治的是形质,辛燥之附子、肉桂激发的是肾气,调的是气化。如果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的话,肾气丸犹如一盏油灯,少火生气,绵绵不断,补虚治损可久用。四逆汤就像一只打火机,瞬间可激发人体肾气,当人体寒邪内盛,阴盛阳衰而欲脱之时,四逆汤驱除阴寒之邪而振奋阳气以拯危救逆,短时间使用可留人治病度过危急,但持续长时间使用易于耗竭精气、阴津,祛邪救急不能久用,不可以补虚之品视之。

金匮肾气丸中蕴含的峻补肾精法、涩补精气法、通补精气法、润补肾精法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,对一些慢性虚损疾病肾元虚衰者,灵活运用其中的治肾法则尤其重要。金匮肾气丸补肾治虚损行“王道”,章法有度,缓图而建奇功,补虚以祛邪,只有结合临床去揣摩古人的组方法则,举一反三,观一叶而知秋,才能活学巧用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吴雄志. 吴述伤寒杂病论研究[M]. 沈阳: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6: 457.
- [2] 张登本. 肾精、肾气、肾阴、肾阳析[J].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, 1982, 5(1): 24-26.
- [3] 明·陈士铎. 本草新编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8: 45.
- [4] 明·张景岳. 景岳全书[M]. 太原: 山西科技出版社, 2006: 620.
- [5] 柳红芳, 张向伟. 张景岳真阴精气理论在糖尿病肾病治疗中应用探讨[J].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16, 39(1): 5-10.
- [6] 柴中元. 老医说医·养生曝言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3: 227, 229, 352.
- [7] 孙桐. 略论“相火”[J]. 南京中医学院学报, 1984, 3(4): 5-7.
- [8] 清·石寿棠. 医原[M]. 南京: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3: 167.
- [9] 宋·严用和. 中华医书集成·方书类·济生方[M].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1999: 2.
- [10] 彭子益. 圆运动古中医学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7: 145.

(收稿日期: 2016-12-08)

(本文编辑: 董历华)